

目錄

編例

導言

朱維幹

原道

1

原學

3

原人

5

原才

7

原士

10

變法（上中下）

13

重民（上中下）

21

洋務（上下）

28

變法自強（上中下）

33

除弊

40

停捐納

43

設官泰西（上下）

46

達民情

51

禁游民

53

辦理洋務在得人

55

除額外權利

58

西人漸忌華商

60

旺貿易不在增埠

63

紀英國政治

65

英重通商

68

俄人志在併兼

71

中外合力防俄

遣使親俄

泰西立約不足恃

西人重日輕華

英欲中國富強

亞洲半屬歐人

六合將混爲一

中國自有常尊

洋涇濱海市說

香港略論

答強弱論

強弱論

台灣不必移駐巡撫論

論日報漸行於中土

各國教門說

宜索歸澳門議

113

送日本八戶宏光遊金陵序

116

送政務司丹拿返國序

118

送西儒理雅各國國序

120

《法國國說》序

123

《普法戰紀》後序

126

《普法戰紀》代序

130

《日本雜事詩》序

133

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

136

《瀛環志略》跋

138

《地球圖》跋

140

跋日本《岡鹿門文集》後

141

跋岡鹿門《送西吉甫遊俄文》後

144

書《衆醉獨醒翁稿》後

146

華夷辨

148

代上廣州府馮太守書

《英語彙腋》序

《陸操新義》序

杞憂生《易言》跋

法國儒蓮傳

英醫合信氏傳

言和

言戰

與楊莘圃

與楊醒通

與郁丈泰峯

與周弢甫徵君

上徐中丞第一書

上徐中丞第二書

致郁泰峯書

與某當事書

211

上當事書

222

擬上曾制軍書

228

附：上逢天義劉大人稟

231

與英國理雅各學士

238

代上蘇撫李宮保書

240

代上丁觀察書

250

答包荇洲明經

253

與法國儒蓮學士

255

代上丁中丞書

259

上丁中丞書

264

上丁中丞書

267

寄余雲眉內翰

273

與李壬叔

275

與友人

276

代上黎召民觀察	278
上豐順丁中丞	283
上丁中丞書	285
與唐景星司馬	289
與鄭夢南觀察	291
與楊魁補明經	292
與日本寺田望南	294
上鄭玉軒觀察	295
與黃公度太守	298
與日本岡鹿門	300
與黃公度太守	302
呈鄭玉軒觀察	304
再呈鄭玉軒觀察	306
與方銘山觀察	308
與馬眉叔觀察	310

致馬眉叔觀察

312

與楊醒通明經

314

與伍秩庸觀察

316

與盛杏蓀觀察

318

與盛杏蓀觀察

321

與伍秩庸觀察

323

與英國傅蘭雅學士

325

敘時勢議（上下）

327

論大地九州之外復有九州

335

擬上當事書

339

論所談洋務終難坐言起行

348

漫遊隨錄（節選）

351

自序

351

墨海書館

354

英華書院

354

漢學家儒蓮

355

講學牛津

355

英重女學

357

清教醇風

357

愛丁堡大學

357

吾道其西

358

扶桑遊記（節選）

359

自序

359

中東名士

360

中西教法

362

廢祭孔禮

363

附錄：

漢國老民自傳

367

漢國著述總目

373

已刊書目

未刊書目

《復原著述總目》補遺

譯名對照表

人名索引

書名索引

原道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豈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蓋以倫聖，而非以聖聖也。於以可見道不外乎人倫。苟舍人倫以言道，皆其歧趨而異途者也，不得謂之正道也。是以儒之爲言，析之則爲「需人」，言人不可以須臾離者也。

我國所奉者孔子，儒教之宗也。道不自孔子始，而孔子其明道者也。今天下教亦多術矣。儒之外有道，變乎儒者也；有釋，叛乎儒者也。推而廣之，則有挑筋教、景教、祆教、回教、希臘教、天主教、耶穌教，紛然角立，各自爲門戶而互爭如水火。耶穌教則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則近乎佛者也。自餘參儒佛而雜出者也。

願沿其流猶必溯其源，窮其端猶必竟其委，則吾得而決之曰：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異，其終也由異而同。

儒者本無所謂教，達而在上，窮而在下，需不能出此範圍。其名之曰教者，他教之徒從而強名之者也。我中國以政統教，蓋皇古之帝王皆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貴有常尊，天下習而安之。

自西南洋而外，無不以教相雄長。泰西諸國皆以教統政，蓋獠狂之氣倦而思有所歸，高識之士以義理服之，遂足以綏靖多方，而羣類賴以生長，功德所及，勢亦歸焉。泰西立國之始，所以

皆有一教以統之者也。

天下之人，陸阻於山，水限於海，各自爲教而各爭其是。其間有盛有衰，有興有滅，與人事世運互爲消長，如道教一變流爲異端，佛教流入中國而微，挑筋教、景教、祆教今並無聞焉。回教雖尚遍於天下，而其衰亦甚矣。近惟天主、耶穌兩教與儒教屹然鼎峙。天主教中所有瞻禮、科儀、煉獄、懺悔，以及禁嫁娶茹葷，無以異乎緇流衲子，此殆不及耶穌教所持之正也。

今日歐洲諸國日臻強盛，智慧之士造火輪舟車以通同洲異洲諸國，東、西兩半球足跡幾無不遍，窮島異民幾無不至，合一之機將兆於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則道亦將由異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則先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而行者也。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蓋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聖人，早已燭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即繼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一此之謂大同」。

【注二】
引文見《禮記·中庸》。

原學

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爲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當堯之世，羲和昆仲已能製器測天，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於東西南朔，獨於西曰「昧谷」者，蓋在極西之地而無所紀限也。當時曠人子弟，豈無授其學於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猶稱爲東來法。乃歐洲人必曰東來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從震旦得來。歐人之律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則正授自中原。即以樂器言之。七音之循環迭變，還相爲宮，而歐人所製風琴，其管短長合度，正與中國古樂器無殊。他如行軍之樂，鐃吹之歌，中國向固有之，至今失傳耳。當周之衰，魯國伶官俱懷高蹈，而少師陽、襄【注一】則遠人於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楊么之輪舟，鼓輪激水，其行如飛。此非歐洲火輪戰艦之濫觴乎！指南車法則創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歸【注二】。霹靂炮則已見於宋虞允文采石之戰，固在乎法朗機之先。電氣則由試琥珀法而出者也。時辰鐘則明揚州人所自行製造者也。此外測天儀器，何一非由璿璣玉衡而來哉！

即以文學言之，倉頡造字，前於唐、虞，其時歐洲草昧猶未開也。即其所稱聲名文物之邦，如猶太，如希臘，如埃及，如巴比倫，如羅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學之士必以此爲階梯，所傳無據。

【注一】

少師陽、襄，當作少師陽、擊磬襄，見《論語·微子》。

【注二】

據古代傳說，指南車「創自」黃帝。說見《宋史·輿服志一》「指南車」。此謂「創自」周公，於史傳無據。

謂臘頂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國之字，六書之義咸備，西國之字僅得其一偏，諧聲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體散漫，其殆古所稱雲書而雲名者歟？

猶太史書紀載獨詳，上下約略五千年，未必能先於中國也。觀其轉徙所至，總不越乎亞、阿兩洲之間，而文學彬彬稱爲泰西之幽、岐、鄒、魯。顧得其所譯之書觀之，其精理微言遜於中國遠甚，惟祭祀儀文彷彿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東至西漸被而然者也。中國爲西土文教之先聲，不因此而益信哉！

原人

嘗讀義經之言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知禮義之所措。」《大學》一篇，首言治國平天下而必本之於修身齊家。此蓋以身作則，實有見夫平治之端，必自齊家始。欲家之齊，則婦惟一夫，夫惟一婦。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陰而一陽，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詩》始「關雎」，《易》首「乾坤」，皆先於男女夫婦之間，再三致意焉。

自後世媵御之制興，而自天子以至於士，正嫡而外，無不有陪貳。爵位愈崇，妾媵愈衆。天子則有三宮、九嬪、二十一御妻、八十一元士；鄭康成又益以當夕之說，謂此百有餘人，一月之間必使循環一周。然則上古帝王其縱慾以娛情，殆若此歟？殊不可信也。要之書經秦火以後，已無完簡，漢儒綴緝於叢殘煨燼之中，參以己意。如《曲台記》等，要即出於漢儒之手無疑。降至後世，後宮佳麗至於數千，阿房之建，羊車之遊，極慾窮奢不可致詰。而庶人之擁多貨享厚奉者，粉白黛綠列屋而閑居。妒寵負恃，爭妍取憐。嗚呼！以此觀之，幾等婦女爲玩好之物，其於天地生人男女並重之說不大相刺謬哉？是以歷代以來多有女謁之禍：桀以妹喜亡，紂以妲己喪，幽以褒姒殞，吳以西施沼。漢成帝以飛燕戕其身，陳後主以麗華覆其宗，唐之高宗以武氏絕其傳，玄宗三三以玉環蹙其國。其嬖愈甚，其禍愈亟，正后嫡室，至於貶斥而不悔。此皆由

【注一】

《禮記·昏義》謂古天子「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處引述名數均有誤。

【注二】

按《禮記·內則》鄭玄注，謂「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又鄭注「當夕」乃指妾需避「女君」之御日。此述鄭注，不符原義。

【注三】

「玄」，原作「元」，避康熙諱，今改。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知禮義之所措。《大學》一篇，首言治國平天下而必本之於修身齊家。此蓋以身作則，實有見夫平治之端，必自齊家始。欲家之齊，則婦惟一夫，夫惟一婦。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陰而一陽，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詩》始「關雎」，《易》首「乾坤」，皆先於男女夫婦之間，再三致意焉。

自後世媵御之制興，而自天子以至於士，正嫡而外，無不有陪貳。爵位愈崇，妾媵愈衆。天子則有三宮、九嬪、二十一御妻、八十一元士；鄭康成又益以當夕之說，謂此百有餘人，一月之間必使循環一周。然則上古帝王其縱慾以娛情，殆若此歟？殊不可信也。要之書經秦火以後，已無完簡，漢儒綴緝於叢殘煨燼之中，參以己意。如《曲台記》等，要即出於漢儒之手無疑。降至後世，後宮佳麗至於數千，阿房之建，羊車之遊，極慾窮奢不可致詰。而庶人之擁多貨享厚奉者，粉白黛綠列屋而閑居。妒寵負恃，爭妍取憐。嗚呼！以此觀之，幾等婦女爲玩好之物，其於天地生人男女並重之說不大相刺謬哉？是以歷代以來多有女謁之禍：桀以妹喜亡，紂以妲己喪，幽以褒姒殞，吳以西施沼。漢成帝以飛燕戕其身，陳後主以麗華覆其宗，唐之高宗以武氏絕其傳，玄宗三三以玉環蹙其國。其嬖愈甚，其禍愈亟，正后嫡室，至於貶斥而不悔。此皆由

乎家之不齊，而天下國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

說者以爲天尊地卑，地道無成，故夫爲妻綱而女下乎男。雖有六宮嬪御奔走滿前，而乾綱獨斷者一人而已，又何傷乎？昔者堯帝釐降二女於鴻汭，蓋以二女事舜而觀其內也。舜父頑、母嚚、弟傲，而舜胥化之，是父子兄弟之倫已可見矣。若使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則夫婦一倫尚有所歉，而於齊家之道猶爲未備，此乃堯特以是試舜耳。且舜於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三妃並侍，視若固有。誠使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妾媵雖多，又何足慮？由國而家，何莫不然。

說者又謂中國風俗異於泰西，況泰西上古如以色列亞伯拉罕大關皆有數妻。近今美國中如麻沙朱色邦，其婦人多喜爲夫納妾。是則泰西亦有古今不同者，未可以一例論也。

竊以爲凡此諸說，皆不必論，而教化之原必自一夫一婦始，所謂理之正，情之至也。試觀鄉里小民，男耕女織，夫倡於前，婦隨於後，歲時伏臘，互相慰藉，雖歷辛勤而不怨。推之於一夫一婦者，亦無不然。室中既有二婦，則夫之愛憎必有所偏，而婦之心亦遂有今昔之異。怨咨交作，訕謫旋興。大家世族，多有因此而不和者。門庭乖戾，必自此始。一家既如此，一國可知矣。論者雖譏泰西諸國於夫婦一倫爲獨厚，而其家室雍容，閨房和睦，實有可取者。因而知一夫一婦，實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無論貧富悉當如是。

或謂納妾以冀生育，繼宗祧，此甚不得已之事，何不可行？不知納妾以求子，不如行善以延嗣之爲速也。《易》於二女同居之卦，取象於睽，睽者離也。男而有二女，其不至於離心離德者幾希矣！故欲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先自一夫一婦始。

原才

天下非無人才，患在取才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專。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其所謂忠者不忠，其所謂賢者不賢，而於是天下之賢才隱矣。

夫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賢才在上則國治，賢才在下則國亂，至於雖有賢才而無如之何，則國亦隨之以亡。賢才之繫於國家，不恭重哉！乃世之當軸者，其所為收羅人才之道，則曰：我不用之略示以羈縻，則將北走胡，南走越矣。嗚呼！此以天下之人才而概以張元、吳昊目之也。如此，則人才豈為之用？

夫所謂天下之賢才者，往往難進而易退。用之則謹身以進，不用則泰身以退。且用之不得其正，與用之而不盡其才，則寧老死岩穴已耳。故賢才之於世，猶威鳳祥麟，景星慶雲；天之生賢才，亦若甚鄭重以出之。豈有賢才之自待，反敢自菲薄乎哉！士有懷才不遇，而不能見用於世者，往往慷慨悲歌，牢騷抑鬱，促其天年而致殞其生。楚屈原之懷石自沉，賈長沙之賦鵩自悼，皆是也。千載而下，憑弔人才者，猶為之歎歎累嘆而不置。嗚呼！此非長國家之咎歟。夫天地生才，而國家非惟不能用，又從而摧殘屈抑之，以自斷其元氣，國家何由而盛歟！

今國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賢書，升之大廷，稱之曰進士，重之曰翰林，以為天下人才在是